

《紅樓夢》 的秘密

——钱谦益的石头记

环环相扣铁证如山
诗意的妙笔生花
从海棠到桃花的史诗之旅
读者茅塞顿开的诗史妙煮

李旭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紅樓夢》的秘密

——钱谦益的石头记

李旭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的秘密: 钱谦益的石头记 / 李旭 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104-04273-0

I. ①红… II. ①李…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8993号

《红楼梦》的秘密
——钱谦益的石头记

责任编辑: 魏志国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 刷: 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32

印 张: 15

字 数: 400千

版 次: 2015年6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4273-0

定 价: 59.80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诗史之家的南明词典（代序）

对于《红楼梦》的作者到底是谁，最终连红学权威俞平伯也痛悟不可能是所谓曹家雪芹了。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血液、它源远流长的“诗史精神”不容亵渎，需要有心人探幽入微、钩玄提要，显现它的隐身草、“真事隐”。

《石头记》是《红楼梦》的原稿，铭刻作记的是“石兄”。他籍贯大荒山。何为大荒山？就是文明倒退，洪水猛兽吞噬人间，诗礼簪缨世族沦陷刀兵、文字狱之中。

幽京已成黑暗之区的大荒山，但金陵、东海扶桑仍然有明朝。钱谦益明确告之：“扶桑高柱大荒山，交会朱明在此间。”（《后秋兴》）诗的典故出自《山海经》多次提到的“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大荒山成了日月之明——南明所出所归的载体了。

燕山万岁山率先沦为大荒山，然后是石头城的钟山也归为大荒。

大荒山明确了，下面有个无稽崖。何为无稽崖？就是地陷东南的吴稽，吴越之地也成了无生机的崖山。江南也将灭亡，正应在大荒山之下。

无稽崖下有个青埂峰，便是石兄的出处。何为青冢土丘山？原来就是崇祯吊死的万岁山。万岁山原名青山。明帝山陵崩，才迸出一块补天石头落在石头城金陵。

石兄的使命是补天，因为北天亡漏了，自青山崇祯那里接受天命。虞舜

开始南巡，时间仿如四春，出现南巡四驾。

临时补天的石头，和一桩惊天动地的爱情发生血肉联系。这就是贾宝玉衔玉而生，林黛玉从赤霞宫绛珠草化为人形。他们从天上来，得到上天之命，有僧道双真见证造化。

靠什么补天？靠的是“木石前盟”。用爱情的海誓山盟来隐喻政治盟约。这个前盟就像五百年月老配就，上天神灵所护佑的正统真体。具体的信物就是通灵宝玉，隐喻着天授君权的补天玉玺。这是上天临时急降给石头城南明政权的专用非常玉玺。

但天塌地陷，神灵也遭受磨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逢上大劫。地上建立一个臃肿无比的夜叉帝国。他们用“金玉良缘”来代替“木石前盟”，假作真时真亦假。

情场如战场，“木石前盟”遭到毁灭性的惨败，正折射了南明的灭亡。因为本书落脚点在榕城福州的隆武政权，所以江宁石头城的各方政治盟约又称为前盟。所以宁国府在书中虚写。福建榕城的荣国府走上历史前台。

补天玉玺所记的《石头记》，就是南明的灭亡史、战斗史。作者是亲历者，是史家，用诗歌和小说来写史的。而具备创造这部人类巅峰小说的又有刻骨铭心的亲历经验者，只有东林领袖、四海宗盟、石头城的礼部尚书钱谦益。

他贯穿了、策划了、高度参与了南明二十年的抗清史，与贾宝玉在入世十九年、贾元春宫闈二十年的时间吻合。

他具有政治前盟、爱情前盟及良缘的双料“自传体”。

通灵宝玉是南明的补天玉玺，贾宝玉是衔玉玺而来的神瑛侍者，两者只象征临时救急的皇权，但都不是皇帝。钱谦益不是皇帝也非贾府公子，只是小说的原创者石兄。正像林黛玉不是皇妃而元春是。黛玉笔名是潇湘妃子，就像网名一样是暗示她的命运、红书的主题的。

钱谦益和秦淮八艳之首的柳如是爱情，如同金陵老宅子失火，高烧得不可救药。木石前盟的出处何在？柳如是像史湘云一样女扮男装，来给钱牧斋递交情书。情书云：“芙蓉帐暖，海棠睡足，湖镜开颜，盟誓如山。”就是

这个风月宝鉴式的前盟，象征南明抗清各方的盟约。他们写盟誓的诗句很多，诸如“土泉水母各齐盟”等。木石两字来自钱的两行诗：“草木风腥四面笳，庭际石榴红绽血。”还有两行作补充：“石龟怀海感昆山，二老因依板荡间。”说的都是木石。钱谦益神往东山隐居的谢安，所思所梦的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东晋石头城大破前秦兵。木石前盟隐喻就是钱谦益在弘光皇帝被俘之后要东山再起策划一场“淝水之战”，光复南京。钱是南明石头城的礼部尚书，钱为金石，既可为石也可作真金。柳如是为木，她与钱谦益一心捍卫、光复的石头城就是木石前盟、月老配就的风月。金陵麒麟和补天玉玺又合成了金玉之缘，就像他作为石兄和补天玉玺的关系，这就是三位一体。金玉良缘的出处仍是钱谦益的两句诗，《小至夜月蚀纪事》云：“飞上何曾为玉镜，落来那得比金盆。”钱柳夫妇这方面的情诗车载斗量。

但是书叉了，真的要岔了，制造不共戴天的矛盾，无风不起浪，“金玉良缘”，杀出程咬金，柳如是一身化成了真假两佳人，如同石猴和六耳猕猴两个孙悟空，一为林黛玉；另一个成了薛宝钗。虞舜原来也有二妃，娥皇、女英。二女异梦不同志，潇湘二妃被偷龙转凤了！本身史湘云与宝玉有阴阳麒麟双星配对，暗伏“金玉良缘”，薛宝钗凭着项上的金锁却成了“金玉良缘”的代表，要从林黛玉那里抢夫夺宝，独得补天玉玺。史湘云像史太君贾母一样失势，在王夫人、王熙凤面前是退休的老黄历。“玺上镶金”，正是王莽从王政君太后那里强夺汉玺，王太后摔过去崩了一角，王莽镶上金，这就是“金玉良缘”。贾府内的“金玉良缘”，实质上成为以王夫人为代表的密谋篡汉专权的象征，却为清军提供可乘之机。清军在扬州大屠杀，贾宝玉用说故事的方式点破。一个小耗子精以计代战，要变成和黛玉一样的佳人，潜伏进去盗香窃玉。黛玉之死，如同狐狸精吃掉苏护之女，变成妲己一样，举国归大荒。

潇湘妃子林黛玉与湘云，才象征“南巡二妃”。她们来自贾母、贾政的血亲，但二房王夫人的姨亲薛宝钗半路上杀了出来，被元妃赐居蘅芜院。此院都是雪草藤萝兰花，隐喻她是从北国来的。蘅芜来自柳如是名号蘼芜，宝玉题匾时就重复两次这个说法。香气来自“杜若蘅芜”即杜衡，包括“蘅芷

清芬”的题匾是来自屈原咏湘夫人的“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湘云与湘妃对应，在贾宝玉看来必是“衡芷清芬”必属史湘云。因为湘云和黛玉同病相怜，都是孤儿，又都是侯门千金，皆命系潇湘九疑。贾府女主人是贾母，让孤儿、她娘家代表史湘云居住衡芜院天经地义。湘云虽是孤儿但不是孤立个体而有“二妃三湘”，如同秦可卿的“三秦”之家。

柳如是有个难民、薄命女伴叫黄皆令，二女同居在绛云楼，“曾陪对镜，也同待月”。钱谦益称黄皆令为貌陋才清的左芬，“清风留题”，又有曹大家叙史之才。她出版的诗集叫《卧云斋诗集》（或称其姐之作），柳如是又将她叫黄若芷，她的情形正是湘云的写照。史湘云这样一个诗社夺魁的人物，竟然在大观园没有立足之地，不是寄居在潇湘馆就是在薛宝钗那里“侦察”。她的衡芜院被贾元春指定给了商家女薛宝钗了。元春是被王薛两家操纵的木偶，王家依靠她在后宫还有王子腾执掌兵权，足以战败、禁囚贾母的两个心肝宝贝黛玉、湘云，拆散与宝玉的木石前盟。元春和宝钗阴差阳错俨然成了二妃，是贾府所造成的作假，假作真时真也假。“衡芷清芬”的清芬被薛宝钗鸠占鹊巢了，隐喻她来自清军就是旨在分裂的。商家的金锁锁死侯门史家的金麒麟。麒麟是瑞兽，也是南京的神兽。“麒麟”由郑和下西洋带到南京，朱棣亲自在奉天门接收，翰林学士画《麒麟图》。金麒麟由众道士代表众英雄献给贾宝玉，又与金陵史家湘云身上的金麒麟配成阴阳。贾宝玉对麒麟的态度是：“倒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这个，我就该死了。”宝玉死了一回，就是金陵沦陷。麒麟隐喻金陵，才是真正金玉良缘，不是后金的中山狼孽缘。麒麟由郑和由海上带到南京，暗示贾府就是海上的郑家。史湘云因为有“金玉良缘”，林黛玉因有“木石前盟”，二女才是潇湘二妃。三人的爱情直接关系到仿虞舜南巡的南明王朝的政治、军事，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步棋足以动全局。

薛宝钗赴京是为了选秀，因为弘光帝仅存一年，选秀不成就改变策略，打上了贾宝玉这块玉玺符印的主意。商家投机政治就像吕不韦插手秦庭，红书中出现一个“秦邦业”，就旁敲侧击薛宝钗是职业训练出来的天生杀手。贾母及她的两个儿子完全被操纵了。郑芝龙作为巨商也是栽在政治投机与清

军通款的深渊。

两条线路，一条象征南明复国，一条影射后金窃国夺宝，所有矛盾冲突都围绕于此。风月玉镜作两面：一面是锦绣南明的美人，一面是骷髅成精成峰的后金。

贾宝玉从没搞过三角恋爱，他的心里只有林黛玉。当然也有不少逢场作戏，比如鸡奸之徒的引诱、秦可卿的梦中意淫等，但他都没有落入迷津，只是“意淫”，不是男风也无女风。

钱在有正妻的情况下，又以正妻之礼迎娶柳如是。这可能是良缘和前盟的最早构思灵感。柳如是则在与钱谦益的完婚后，步入人生的佳境。她和他常自比李清照和赵明诚。柳如是在钱谦益被后金招去作明史副总裁，可能与别人幽会，第三者根本不是陈子龙，被抓送官府。这是她可能故意报复钱谦益几个月的侍清“侍狼”。

之后柳如是对钱氏极为坚贞，在钱被后金下狱之后拖着大肚子死力营救。柳如是何来三角恋爱？作为一代名妓之冠，她在未婚前何止陈子龙？陈子龙不过是从好友宋征舆那里转讨而得罢了。柳如是先嫁大学士周道登作小妾，同居者有名的比如宋征舆之流，陈子龙最靠前的排名也只能是第三位。何来他是钱柳的第三者，他们三人搞三角恋爱？有三角恩怨情仇的是钱谦益的门人谢象三与老师争夺师母，师生反目成仇。

特别是宋征舆始终醋意大发，他痛诋钱氏的“列朝诗集”，说老钱是著名的二，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说：“河东君则以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宋征舆）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二，牧斋隐于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惭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宋征舆对柳如是无限向往如《秋塘曲》所云：“湘帘此夕亲闻唤，乘槎拟入碧霞宫”。钱谦益对爱妻以往的露水情事，是以大度之极闻名的，也是为了增加真实性、矛盾性照单入书，他便将碧霞宫改为赤霞宫，柳湘帘变为柳湘莲了。

云间三子，只有陈子龙成为烈士，其他两位都是死心塌地的叛国者。陈

在钱的面前不过是学生辈的革命同志，至死不渝的知音好友。

石头化作人，绛珠草化成人形，源头来自《西游记》。石头里蹦出孙悟空，柳如是在书中万变成不同角色，像孙猴的七十二变。她有多种名号，每一名号都化成书中的人物。比如女史，则化成元春、史湘云。元春进宫先做女史，这是明朝及南明时期特有的后宫官衔，也成了史湘云、史太君的姓氏。元春从女史做到类似礼部的尚书，暗示的也是钱谦益尚书。

薛宝钗仍是柳如是一个号的变形，像她心头上的（诗）魔而生，成了最致命的挑战者，就像明朝及南朝都是亡于自己内部的内乱一样。《西游记》是僧道并行，妖魔劫道，通过动物和妖魔寓言；《石头记》同样一僧一道造化石头，迷津千里夜叉出没，通过人、生活细节寓言，处处浸透象征主义的永恒魅力。

隆武帝从榕城福州开始西游记，西去流亡之路半路遭到妖魔鬼怪的劫杀，他没有像唐僧那样幸运逢上盛世。

《红楼梦》中的佛道之事显然受《西游记》的影响深远。两本书的东海石头，都是同一的。一个落在连云港的花果山，一个落在榕城福州的荣国公府即被郑成功家族拥立、操控。一个手持金箍棒打翻天宫，一个要补天复国。就连迷津里的夜叉，也是来自《西游记》的巡海夜叉。

其实《红楼梦》里的通灵宝玉，是综合《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提炼出来的“高度象征”。《西游记》的石头出世，《三国演义》是孙坚从洛阳井中宫女身上得到汉室的传国玉玺，两者融合后出现《石头记》里的补天玉玺。这块玉玺与孙坚得到的传国玉玺不同，它不是来自始作俑秦，而是反秦抗清骂曹的，它是来自女娲的补天石。得玺的孙家就是曹家的天敌。

玉玺落入孙家，使孙家得到江东，金陵石头城出现王气。同时补天玉玺落在石头城，石头城却王气式微，南明弘光灭亡；又落入福建郑家，也就是书中贾宝玉衔玉而降生。

那块东汉的玉玺虽被孙家所得，但也出现波折，又落入袁术之手，结果袁术称帝穷途末路，想把玉玺转交给他哥哥袁绍，被下邳兵拦阻退回而亡。二袁皆公侯，同样郑芝龙、郑鸿逵二国公也一死一隐退。大汉的玉玺终被实

为汉贼的曹操所得，南明的补天玉玺则归回大荒山，玩起永远的失踪。后金胡儿得到不过是迷津帝国的假玺、贾环，所以书中的奸曹等同于后金清廷。

南明是从石头城南京开始的，《石头记》却虚写石头城，而是从榕城隆武帝作为重头戏。按说南明玉玺该从弘光帝开始，这是为何？原因就在于，钱谦益是南明礼部尚书，南京灭亡谣言太多、纷争太乱，他置身其中有嘴说不清。那时他没有写作此书，而是退归后，唐王继位，他隐退如孔明居卧龙岗才写此书。玉玺落入郑家，开始了他抒写南明的故事。因此贾宝玉是宝二爷，他哥宝大爷贾珠已亡。就连贾璉也定为二爷，虽然他没有大哥。老大宁国府虚写，当时的是荣国府，当家的也是二爷贾政，老大贾赦基本作废，长房贾敬遁入空门。这是一系列的关于“二”的暗示，本书是从南明第二帝开始的。金陵顺天府不过是简单虚写带过、追叙，就连薛蟠也是从金陵逃到京师。假死逃亡的薛蟠的蟠字就是暗示龙蟠虎踞之称的金陵。蟠字又通藩镇，影射吴三桂比较明显。吴三桂引狼入室亡了北京，薛宝钗又是破坏木石前盟的象征，亡了南明。吴三桂之辈一直是钱谦益策反的对象，但钱氏没有活到吴三桂倒戈联盟台湾郑氏反清，所以红书中没有充分体现这个重要配角。书的后部分或续写或增删也罢，都写得很勉强，虎头蛇尾。他所说绣房窜出大马猴，就是直接暗示马士英、马吉翔，影射全部汉党、汉奸，就包括自己真身吴三桂。他咏了一句“洞房花烛朝慵起”，众人都诧异他这个黄色打油商人怎么一下变成知识分子大翰林，“这句何其太韵？”原因没有说，真实情况是这句诗是作者卖关子——原来是他自己的一句名诗。那席间的妓女女儿也是柳如是一个身影。他与柳洞房花烛，泛舟鸳湖，一大帮朋友作陪包括吴梅村，席间献诗很多。钱牧斋写了《有美一百韵》就有“日高慵未起”之句。该句前半洞房花烛仍是俗，太雅集中在“朝慵起”，这是钱自己写的诗。“何其太韵”也指这个天下流传的一百韵。

小说从郑家“贾府”为中心，是因为郑成功是钱谦益的学生，也是钱谦益作幕后孔明策划收复石头城、发动长江之役的关键人物。《石头记》，不仅是写石头城之亡，更主要隐喻怎样收复石头城、光复祖国，围绕的核心是金陵，所以书名又叫《金陵十二钗》，十二钗暗指十二月，一年四季，也就是

林黛玉诗中所云：“一年三百六十日”。此句引自陆游：“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病。”黛玉也确实一直在生病，同时该句还隐含戚继光的诗句：“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点明《石头记》是隐喻战争的史诗。“金陵十二钗”的含义更直接来自夏完淳的《烛影摇红》：“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凄凉万载。”

石头城失守再度归为大荒，隆武帝的玉玺当然是从石头城“大荒山”那里继承来的。大荒山也跟着梅开二度起来。

《石头记》是南明的家破国亡的血史，就是二十年的美人变骷髅的史鉴。它是完全站在南明的立场上的，与《三国演义》站在汉献帝的大汉朝立场上上一脉相承。这是关键要素。

它的艺术震撼力超过《三国演义》，在于汉朝终结不过是正常的自然更替、中国内部的新陈代谢。而南明的灭亡，则是天下亡、文明成为僵尸骷髅、蛮族入侵。它的大悲不是《三国演义》可同日而语的。

《水浒传》也同样面临亡国灭种的问题，但所幸的是赵构建立了南宋。《石头记》在写作的时候南明还没有灭亡，作者同样渴望南明成为南宋，这是一个心灵的底线。但南明却惨灭了，轮到南宋的末世。《红楼梦》同时也深受《水浒传》的影响，是象征、隐喻的女性巾帼化水浒。它是《水浒传》中两个没羽石《石头记》的演义，就像藩金莲扩展成了《金瓶梅》。诗人所写的主题仍是家仇国恨，通篇都是诗歌手法、寓意无穷的隐情、象征，也是诗歌之邦、诗歌艺术的高峰。我们从《红楼梦》中明显可看到北宋末期的反光、投影。红书的体系框架结构也是明显模仿水浒中星系结构，魔幻之术和一僧一道主宰通篇。因此《红楼梦》比《水浒传》在艺术上更纯粹，里面的诗歌也是旷世之作，烙有当世大诗人的手印。它沿袭《水浒传》的传统手法，在人物、结构上有蝶翅法，成双对。红楼不仅是朱楼还有青楼原型，钱谦益曾写了青楼长诗。以南宋比拟南明形成双翼展开，凡物都有影子。像林冲的诸多兄弟，其实都是他一个人的影子变形。林冲的彻底战斗的“虎豹派”，与宋江投降招安的“蛟龙派”就像“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路线战争。

红书继承施耐庵的悲剧精神更纯粹，施耐庵还有个南宋，而钱谦益的南

明却惨灭了。《水浒传》里林冲风雪山神庙的那种手法被《红楼梦》整个继承、更深度地、更高超地再现。那里的大雪明显演化成薛蟠、薛宝钗的姓氏。林娘子书刚开始就自缢了，一如秦可卿自缢天香楼。

大观园诗社就像一个皇家敕许的梁山泊，成为诗人们聚集安身立命之处。薛宝钗也如后来居上的宋江搅翻了天，拆散了分金亭盟约出卖梁山泊。宋江征辽，就像耶律雄奴一样只是唱唱戏而已。宋江所处的敌患是金国，他去征辽不是帮倒忙征伐盟友吗？史湘云随处可见水浒英雄的影子。诗社成员就像梁山一百单八好汉不是谁都可以加入的，星气旧盟。林冲是病亡，林黛玉是病故。林冲两个最好兄弟归入空门，同盟公孙胜是道士。四大家族结党营私一如蔡京、高俅专权。钱谦益对《水浒传》刻骨铭心，因为政敌就是仿照《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列出东林党黑名单，将东林人士一网打尽，他被称为浪子燕青，后来又被列为党魁。

宁国府的内部和贾赦、贾琏父子就像《金瓶梅》。《金瓶梅》写的是商人西门庆，同样《红楼梦》写的贾家其实也是商家郑芝龙家族。

《水浒传》是英雄林冲一系的惨灭、万念俱空，江湖宵小宋江的乌纱上头仍是一个空。《三国演义》是英雄时代的惨灭，阴谋武夫司马氏的篡逆。《西游记》的主题就是将空神话了，在空上斩妖除魔。但它们的大悲大空仍然都在《红楼梦》之下，它借色空表现的是家国悲亡、文明惨灭、人世浩劫。

水浒、西游出生地都在“江苏”金陵，三国是水浒的学生所写，籍贯无定论。就是《封神榜》也是金陵人所写。《金瓶梅》在明清两代首推大诗人王世贞或其门人所写。《石头记》写的是石头城，写的是金陵十二钗就更该是金陵江苏省人所撰了。王世贞的下一任文坛盟主就是钱谦益。王世贞或门人写出了长篇《金瓶梅》，作为老乡的钱谦益写出《石头记》水到渠成。

长篇小说几乎就是“江苏”的土特产。因为这地方话本艺术高度发达，说书人的事业就像后世的天王影视巨星一样受宠。话本经过文人的再创作就形成长篇小说。水浒、西游都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再创作，因为里面的诗歌水平较低，所以不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就可以胜任。而《红楼梦》是绝世绝唱的平地起高楼，高难度的文人巨著神品，非当时的文坛盟主一级的大师不能完

成，并且必须具备石兄亲历的资质、高峰体验、南明的精神的密码，这一点非钱谦益莫属。同时戏曲在这个地方特别是江南兴盛，也直接给长篇小说以哺乳。《红楼梦》受戏曲杂剧的影响比其他几部名著更明显。正本红书中出现的戏剧时间最晚的也是钱谦益一个同里戏曲家的作品。钱谦益还为《西厢记》写了长诗，邯郸梦等都出现在他的诗中。

因为考证出了贾府就是郑府，郑府核心人物又是郑成功，而郑成功又是钱谦益的门生，师生也是直接联系抗清的。作为抗清总线索、总设计师，钱谦益的这个亲历是历史性的唯一。他策划了长江之役，在郑成功败退之后钱谦益有四句诗：“关心风月钩牵恨，开眼江山挟带愁。茫茫禹迹无凭准，自剔残灯画九州。”这就是舜帝南巡的风月宝鉴、潇湘妃子的泪竹。

南明时有个说书大师柳敬亭，泰州人祖籍南通，是抗清到底的义士，也是钱谦益的好友，钱氏为他写了一首长诗。柳敬亭曾在左良玉帐下效力，他要自己之力将左良玉之事编成话本。“凭将玉帐三年事，编作金陀一家史。此时笑噱比传奇，他日应同汗竹垂。”

金陀家史的典故来自岳飞抗金的史实被秦桧删除、封杀。岳飞的孙子岳珂搜集岳飞的事实，编写真实的史料辩诬存真。自己的家史成了抗金国史。柳敬亭效仿这个用说书评话来叙述左良玉军帐的三年家史。一个说书艺人尚如此，“千载沈埋国史传，院本弹词万人羡。”，钱尚书必将“摩崖刻石老臣心”，写一部《石头记》了。正如他明言：“文章沟壑存洪笔，戎马江山剩角巾。四壁霜风如浩劫，一窗灯火话穷尘。”（《和金孝章》）

他要写的洪笔家史就是通过贾府家史来写南明史诗，救亡不成乃图存被后金封杀的亡国家破史。

《石头记》是南明补天史，根本不是公子哥个人自撰的家史。贾宝玉只是神瑛侍者相当于保管玉玺的符宝郎。“国史”当然由史家来写，钱谦益正是撰写明史的第一家，并且写好的明史焚于大火，新朝严禁南明史，才演义成了小说。《石头记》的自传性是指作者亲自参与、贯穿南明抗战全过程，同时又是书中故事情节、感情的亲身经验者。贾府的孩子衔玉而生自然是假的，只是冷子兴的民间传说，但却是史实的隐喻、代码。隐喻贾府作为权臣

之家控制皇权，如操纵自家之子。宝玉的原型来自钱谦益，南明玉玺就是礼部尚书钱谦益负责制造、更换的。钱家是吴越王钱缪的后裔，科第鼎食，诗礼瓊瑛之族。钱谦益称绛云老人，是公认的风流教主、山林领袖；与宝玉称绛洞花主、无事忙、富贵闲人如出一辙。钱谦益兄弟夭亡，也曾有一位庶兄未亡时娶李家女，两个妹妹庶出，与贾宝玉一致，也是“独一个”。他正是书中所言的父兄之教，他早年拜族兄钱继科为师，后来又从同乡李家兄学文，史学出自父祖家学。

两者秉性、才气、志向连诗风都相同。钱氏是当时的佛学大师，贾宝玉最终出家做了和尚。钱谦益痛骂腐儒却父子中科，续写者明知作者是钱谦益故意仿照编造贾兰、宝玉中举。钱氏自称痴呆子就是失玉的贾宝玉状态。《反东坡洗儿诗》：“坡公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贾母的原型出自钱氏母亲顾氏。顾氏活了八十岁是钱家老太君而钱父早逝，只活了57岁，与红书相似。钱母是按察副使之女，丈夫又是公认的良史才，所以姓了史，信佛向善。贾音近娲，贾母是补天石下界代表女娲作监护人无力回天的形象。

贾宝玉和探春首创诗社，钱谦益正是江南各社背后真实的宗盟。贾宝玉一人陷入“木石前盟”、“金玉良缘”的“两朝姻缘”，钱家绛云红楼上却同住柳如是和黄皆令两大才女诗人。这同时也隐喻钱谦益有过短暂的降清孽缘，如同书前贾宝玉误与秦可卿云雨，险落迷津。神瑛侍者只是钱谦益作为神宗侍读的变名。与曹家、贾家、郑家都没有血缘关系，像林黛玉一样只是象征。把美女比喻成香草，美女就一定姓香吗？

戏剧家兼出版商李渔寄居杭州、南京，与钱柳夫妇交往频繁。李渔将钱柳在绛云楼收留落魄女诗人黄皆令的事实写成戏剧《怜香伴》，就是一男和两女的三角关系。钱谦益就是贾宝玉。令人叫绝的是钱谦益还给李渔写了《李笠翁传奇叙》，前后收入两个集子，以示珍重。这个序谈及词话、演义小说、临川四梦、诗歌，并特意向李渔大谈东海之外的大荒山，名大言。李渔的回答是能说大言、登大人之堂非钱夫子莫属。钱谦益出仕时间短暂，长时间靠卖文为生，支持抗清前线。友人李渔作为书商，施以影响，钱谦益写演义小说赚大钱，柳黄二人做助手，是情理之中的事。《石头记》在民间流

传很久仍然是只要书在市场上一露面，一部手抄本就抵数金。书商程伟元说：“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金，不胫而走者矣。”只有一线作家、大师的大手笔才会造成这样的轰动效应，拿到这么多的钱。成熟的读书购书市场早已形成，不是有人知道风声、暗中宣扬，推出点评本，旁敲侧击出作者的微言大义，这部书不可能洛阳纸贵。东林党人的后代大学士棠村、复社领袖吴梅村、南明孝子孔尚任怎么可能对一个连秀才也没中过的小萝卜头所写的作品参加点评、题名？

黄皆令被钱谦益称为曹大家，冰雪海棠魂，同居琴河，又怎能与曹雪芹无关呢？

她被钱柳收留很长时间，作词《临江仙·秋日》：“庭竹萧萧常对影，卷帘幽草初分。罗衣香褪懒重熏。有愁憎语燕，无事数归云。秋雨欲来风未起，芭蕉深掩重门。海棠无语伴销魂。碧山生远梦，新水涨平村。”几乎就是为潇湘馆、蘅芜院及稻香村的布景。她是海棠无语，她是香云女史。史湘云醉卧勺园，就是她家乡的南湖勺园，是东林、复社的一个“会所”。后世陈寅恪大师著述《柳如是别传》，就是靠助手完成的。柳黄二人做助手，使钱谦益完成《石头记》，大大提速，成为可能。黄皆令从杭州到嘉兴再到虞山，追随钱柳的时间很长。她并且是有儿女的，不仅衣食住行，还向她赠金。史湘云醉卧芍园说着酒令，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做针线。那么长时间在卖文为生的钱家，做助手增删《石头记》自食其力而得到赠金，理所当然。黄皆令死前不久，还漂泊到北京乞食，去做家庭女教师。柳如是姐妹们的民间传播平台相当于后世的央视，牧斋则是盟主。所以说《石头记》虽明是石头城的史记演义，谁也无法阻挡它的一书值万金的亡国之思。《石头记》走红，背后有重量级联合舰队作推手。

细读钱谦益和柳如是的诗，稍加演义就变成一部《红楼梦》。世间再也找不出这样的天衣无缝。

所谓空空道人，就像暗示柳如是在书中就是一个孙悟空，她变出七十二人物、十二钗。而钱谦益则是众多男性人物的变形记，他的性情、诗作都与贾宝玉如出一辙。

所谓一芹一脂两女子或夫妻，也同样沿着这一套数是钱柳夫妻的变形记，出了点评本卖钱。他们以卖文为生，支持抗清军饷。

悼红轩中的曹雪芹的含义就是骂曹阿瞞盗篡汉室，楚有三户也要雪靖康之耻。芹的别称是楚葵，音又接近清廷的清。楚魁当然是钱谦益。书开头骂曹到结尾仍然是骂曹，与《三国演义》同源无二。雪芹的典故是来自苏东坡雪芹炒鸪肉的名菜及“泥芹有宿根，雪芽何时动”诗句。脂胭斋所说的曹芹溪，实指曹溪，是南禅复兴的象征。东坡将佛禅入诗，雪芹又是东坡的自喻。所谓“曹雪芹”实为苏东坡的隐身草，而钱谦益奉东坡为师，又同命自比，实际换喻的正是作者钱牧斋。明清两代除了钱谦益，还能有谁敢自比东坡居士？钱谦益两入狼主的囹圄，也不惧灭族之祸，他曾召集族人坦言自己是贼，因为曹操把诸葛亮当成贼的。所以林黛玉谈诗避开建安风力，曹操父子的诗再好也不学不说。雪耻骂阿瞞篡汉的芹才是真芹，而那个在家庙里淫乱酒肉的贾芹正是假芹。真假对映，形成蝶翅的写法，正是中国小说传统技法。没有比曹阿瞞三字影射篡汉的后金再神似的。

林黛玉竟然说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死王朗老奸曹的话，所谓殿陛之间禽兽食禄尚谈因果之言。《三国演义》是安汉兴刘，《红楼梦》是安明兴朱。王氏、曹氏篡汉尚不能造成民族的大悲，真正的大悲是蛮族入侵，豺狼主宰神州。所以王夫人、贾芹（可看成后来的曹寅）之流在书中并不是被诅咒的主角，也没有被妖魔化。

王夫人是破坏木石前盟的元凶，她之所以姓王影射她是“王莽谦恭未篡时”。骂曹骂王都是骂盗篡汉室汉家的，这在明末及清代只有钱谦益一人敢挑这个大旗。他著名的诗句“神愁玉玺归新室，天哭铜人别汉家”（《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前句说的“王夫人”，后句是骂奸曹盗汉。但王、曹不是主角，她们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小丑，真正盗汉的是后金。

“地戛龙吟翻水窟，天回电笑闪湖光。残灯仿佛朱衣语，梦断潮声夜殷床。”钱谦益在这首诗的自注中说，“万历己未岁，余肃谒于庙，以东事告哀。逾年，梦示靖康之兆，相抱恸哭。有祭庙文在《初学集》。”他早已梦到大明朝将发生靖康之耻，但没有梦到南明连南宋的半壁江山也收复不了。

大明朝兴于石头城，亡于石头城。头也是这里，尾也在这里。金陵是朱元璋开创的老宅子，也是得了玉玺孙权开创的老宅子。老宅子葫芦庙失火，烧得干净。在永历帝被害、郑成功辞世之后，钱谦益的大悲之心非同寻常。“麻衣如雪白盈头，六月飞霜哭九秋。两耳也随风雨劫，半人偏抱古今愁。”他独上高楼于悼红轩中指点旧皇州。他比唐附宋，运用古今典故来演义、比兴南明之战之亡。

宋征舆在汉奸场上春风得意，对柳如是还念念不忘：“杨柳春深十二楼，青青垂影照金沟。”但举国少男儿，妇人在从良，男人在从奸从恶。无数男儿在人性、人格上从来不如妓女坚贞守节。

钱谦益在《后秋兴》有一首诗将《石头记》与南明融为一体：

百神犹护帝台棋，败局真成万古悲。
身许沙场横草日，梦趋行殿执鞭时。
忍看未运三辰促，苦恨孤臣一死迟。
惆怅杜鹃非越鸟，南枝无复旧君思。

神明之邦、上天所授的补天玉玺却无力回天，败回大荒山。整个天都漏了，妖魔当道，败局真成万古悲，才是千红一窟万古同悲。《红楼梦》不是儿女情梦，而是沙场横草、行殿执鞭。三春景不在，杜鹃末世啼。

这是匣中宝剑的自鸣，这是石头城的自鸣，二十年复国的自鸣钟。

钱谦益借给吴梅村的和诗向老友言志“梦中泣忍作琼瑰”，又说自己“十年血碧未成灰”，告之后继文坛盟主吴学弟“留取高僧认劫灰”，这就是书前高僧挟石下凡、认读补天石上石兄亲历的典故。在和诗中还有“衔璧金缸怜旖旎、石碑街口谁成语”之句，而“投壶玉女和天笑，窃药姮娥为月孤。凄断禁垣芳草地，滴残清泪到蘼芜”，基本就是林黛玉从天降到人间一生清泪的写照。

南明惨灭了，神器变成了蛮族的魔器，补天宝玉回归大荒山，南明史及野史都被文字狱封杀。一部由史家、大诗人传世的、隐喻南明历史的《石头